

析論敘利亞內戰之「國際化」

An Analysis of the “Internationalization” of the Syrian Civil War

陳能鏡 (Chen, Neng-Ching)

本刊特約研究員

陳怡安 (Chen, Yi-An)

英國牛津大學

近代中東研究碩士

壹、前言

敘利亞內戰歷時 7 年，因外國勢力介入，成教派領導權及區域霸權爭奪的舞臺，戰事持久、複雜且慘烈，已造成三十五萬餘人死亡、六百一十萬餘人流離失所及超過 560 萬人逃難至外國，何時和平落幕，大家都在問，但無人敢給予肯定答案。此外，敘利亞內戰滋養全球最富有、最殘暴的國際恐怖組織「伊斯蘭國集團」(Islamic State Group)，以及製造全球最大的難民潮，已影響全球安全及國際政治與經濟。

今(2018)年 4 月 7 日，敘利亞政府軍涉嫌再次以化武攻擊反抗軍占領區，造成平民重大傷亡。一星期後，美英法聯合空襲敘境化武設施，此是敘國內戰 7 年來，西方列強對敘國總統巴夏爾·阿薩德 (Bashar Al-Assad) 的最大規模軍事行動。同日，我國蔡總統召開國安高層會議，除聽取共軍最新動態報告外，亦針對中東情勢發展作出相關裁示，包括為因應中東安全情勢可能對我國經濟社會產生影響，政府相關部會應預擬各項應變措施，全力維持物價與股市穩定。

貳、外力介入內戰

英國著名新聞記者及中東問題專家派垂克·希爾（Patrick Seale，2014年逝世），1965年出版「敘利亞爭奪」（The Struggle for Syria）一書，探討1945年至1958年阿拉伯政治，主軸論點是，任何區域內或其他外國強權，若要支配中東，首要控制敘利亞。¹ 46年後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（Brookings Institute）中東政策中心特聘資深研究員拉比諾維克（Itamar Rabinovich），更於敘利亞內戰7週年之際，發表「敘利亞爭奪，第二章」（The Struggle for Syria, Chapter Two）一文，簡要說明，在敘利亞這個國際舞臺上，不同的時代、更多的演員演出，卻演出同樣的戲碼與劇情。²

敘利亞自1944年宣布獨立以來，政治、宗教與經濟的深度分裂即推遲改革與進步的進程。2000年7月，阿薩德繼其父為總統，任內失業率居高不下、貪瀆橫行，政治自由缺乏，已激起人民抱怨與不滿。2011年初，阿拉伯之春（Arab Spring）民主運動，席捲突尼西亞、埃及、利比亞、葉門諸阿拉伯國家，同年3月15日在敘國首都大馬士革，安全人員逮捕數名在學校牆上畫反政府圖樣的高中生，引發示威活動，演變成武裝衝突，後因各國武器、金錢及人員的匯入，戰爭更趨殘暴，最後成了名副其實的內戰。³

依據總部在倫敦的「敘利亞人權觀察站」（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）統計資料，至2018年3月止，敘國內戰中已有35萬3,900人死亡、5萬6,900人失蹤、至少560萬人逃離到國外成為難民與610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；7年的內戰帶來150萬以上終生殘障的國民，國外難民與國內移民已占內戰爆發前總人口的53%。這些恐怖數字將伴隨

¹ Arthur Goldschmidt, Jr. 著，蔡百銓譯，簡明中東歷史（臺北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78年10月），頁34。

² Itamar Rabinovich，「The struggle for Syria, Chapter Two」（2018年2月20日），2018年4月19日瀏覽，《Brookings Institution》，<https://www.brookings.edu/blog/order-from-chaos/2018/02/20/the-struggle-for-syria-chapter-two/>。

³ Patrick Cockburn，*The Rise of Islamic State: ISIS and the New Sunni Revolution*，（London: Verso，2015），pp. 83-85。

內戰的延長而持續增加，聯合國預估，2018 年敘利亞境內將有 1,310 萬人需要人道援助，占境內殘餘人口的 80% 以上。⁴

第二次世界大戰前，英法競逐對敘利亞的控制。冷戰時期，美蘇 2 強競相爭取支持，蘇聯是敘利亞武器的供應者及軍事顧問，其他阿拉伯國家也在此角力，敘利亞已是國際競爭的場所。2011 年 3 月敘利亞內戰爆發後，西方強權及中東國家紛紛介入，各有其國家利益及歷史與宗教論述理由，阿薩德政權的主要支持者為俄羅斯及伊朗，美國、土耳其、沙烏地阿拉伯、阿聯大公國等國則支持反抗軍。此外，遜尼派恐怖組織努斯拉陣線（Jabhat Al-Nusra）、伊拉克蓋達（Al-Qaeda in Iraq）等，亦與反抗軍並肩作戰，另一方的政府軍，亦有什葉派「真主黨」（Hezbollah），致這場內戰被簡單歸類為「在野多數遜尼派反抗少數執政什葉派」。⁵ 敵對雙方強調教派差異與仇恨，特別是「瓦哈比化」（Wahhabisation）的激進遜尼派，不但將基督教徒視為異教徒，亦將什葉派穆斯林歸類為異教徒，均得誅殺之；「伊斯蘭文明危機」（The Crisis of Islamic Civilization）一書作者 Ali A. Allawi 不得不言，遜尼主流派的瓦哈比化是我們這個年代最危險的發展之一。⁶

參、內戰的國際化影響

敘利亞內戰已歷時 7 年，阿薩德總統由原先隨時可能下臺，到今日穩坐泰山，美國、英、沙烏地等國早已不將「政權改變」（regime change）列為和談條件之一，阿薩德恐會是這場戲的最後贏家，但敘利亞內戰卻真實影響國際政治與全球安全。

一、戰後最大難民危機：敘利亞內戰已歷時 7 年，560 萬以上的國民被迫逃離家園，但卻滋養史上最殘暴的國際恐怖組織伊斯蘭國集團，

⁴ “Why is there a war in Syria”（2018 年 3 月 15 日），2018 年 4 月 17 日瀏覽，〈BBC 新聞網〉，<http://www.bbc.com/news/world-middle-east-35806229>。

⁵ “Why is there a war in Syria”（2018 年 3 月 15 日）。

⁶ Patrick Cockburn, *The Rise of Islamic State: ISIS and the New Sunni Revolution*, pp. 97, 98 and 108。

在中東、南亞、北非等地發動重大恐攻案，利比亞、伊拉克、阿富汗等國成為「失能國家」(Failed States)，其人民亦紛紛逃往他國，特別是西歐諸國，至 2015 年底，全球已有 6,530 萬難民，製造二次戰後最大難民危機，迫使聯合國於 2016 年 9 月召開史上第一次難民高峰會，共有 193 國領袖或代表參加，包括美國總統歐巴馬 (Barak Obama)、德國總理梅克爾夫人 (Angela Merkel)、土耳其總統厄爾多安 (Recep Tayyip Erdogan) 等。

二、德國梅克爾總理成最大受害者：德國未軍事介入敘利亞內戰，但其總理梅克爾卻基於人道關懷，不逐流於反移民、反難民的民粹主義浪潮中，採開放政策，今日德國共收留五十二萬餘名敘利亞難民，在歐洲排名第一，⁷ 梅克爾也因而獲選為時代雜誌 2015 年風雲人物，但 2016 年跨年夜的科隆集體性侵案、7 月法國尼斯恐攻案等，使其民調直直落，所領導的政黨在地方選舉中亦節節敗退，甚至影響 2017 年的聯邦議院選舉及聯合組閣，梅克爾成為敘利亞難民危機的最大受害者。另難民湧入歐洲及恐攻在巴黎、布魯塞爾、柏林等地的連環爆，使英國脫歐公投在意外中過關，衝擊歐盟的存在價值。

三、土耳其最驚人髮夾彎國：敘利亞內戰爆發伊始，土耳其總統厄爾多安如同西方國家領袖，認為阿薩德總統很快會讓位，並相信遜尼派「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」(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) 將主導民主化過渡政府，因此站在美國這一邊。⁸ 土國更於難民危機中，收容三百五十四萬餘名敘利亞難民，全球排名第一，依序為黎巴嫩九十九萬餘人及約旦六十五萬餘人。⁹ 土國欲以難民做為加入歐盟的籌碼，2016 年 3 月一度達成合議，但終未能如願，後利用同年 7 月戲劇性的「軍事政變」，順勢改投入俄羅斯陣營，與俄羅斯、伊朗共同推動「阿斯塔納和談」(Astana Process)，與聯合國居中的「日內瓦 2 和談」(Geneva II Process) 打對

⁷ “Why is there a war in Syria” (2018 年 3 月 15 日)。

⁸ Kemal Kirisci, “The new geopolitics of Turkey, Syria and the West” (2018 年 2 月 14 日), 2018 年 4 月 20 日瀏覽, 《Brookings Institution》, <https://www.brookings.edu/blog/order-from-chaos/2018/02/14/the-new-geopolitics-of-turkey-syria-and-the-west/>。

⁹ “Why is there a war in Syria” (2018 年 3 月 15 日)。

臺，土耳其成為敘內戰的最大髮夾彎國。

四、沙烏地最無言的失意國：沙烏地阿拉伯與土耳其同屬遜尼派伊斯蘭國家，同被稱為伊斯蘭國集團、努斯拉陣線等遜尼恐怖組織的「養父母」(foster-parents)。¹⁰ 土耳其利用與敘國 560 英哩開放國界，默許外國武器及外國聖戰士經土進入敘利亞或伊拉克，致土耳其有「聖戰士高速公路」「Jihadi highway」之稱；¹¹ 沙烏地則與阿聯大公國透過私人捐款，金援該等遜尼派恐怖組織。¹² 2015 年初，沙國南鄰葉門什葉派胡希部族 (Huthi) 攻占首都沙那，葉門內戰爆發，3 月沙國出兵介入，此後已無力再顧北方的敘利亞內戰。另當時主導對敘政策之情報總局局長班達親王 (Bandar Bin Sultan)、內政部長穆罕默德親王 (Mohammed Bin Nayef)、國民軍總司令米塔布親王 (Miteb Bin Abdullah) 等，均在近期王室奪權大劇中敗陣，已無任何話語權。¹³ 沙國為確保其在遜尼派的領導權，早早介入敘利亞內戰，也早早出局，是此次敘內戰最無言的失意國。

五、庫德族最令人同情的受騙者：庫德族 (Kurds) 總人口近三千萬人，分布於伊朗、土耳其、伊拉克及敘利亞 4 國，是世界上尚未建國的最大單一民族。敘利亞內戰爆發後，境內少數民族庫德人、阿拉伯人、突厥人等組成「敘利亞自由部隊」(Syrian Democratic Forces, SDF)，屬反抗軍一方，是美國打敗伊斯蘭國集團重要盟軍之一，而庫德族民兵「人民保護軍」(People's Protection Units, YPG) 是 SDF 主力部隊之一。伊拉克境內的庫德族民兵 (Peshmerga) 亦是西方聯軍及伊拉克政府軍最重要的地面盟軍。渠等加入反伊斯蘭國戰場，期能獲得美、英等國之支持，達成獨立建國之最終目的。

但事與願違，西方國家與俄、土等國無一支持去 (2017) 年 9 月的伊

¹⁰ Patrick Cockburn, *The Rise of Islamic State: ISIS and the New Sunni Revolution*, pp. 35。

¹¹ Kirisci, "The new geopolitics of Turkey, Syria and the West"。

¹² Cockburn, *The Rise of Islamic State: ISIS and the New Sunni Revolution*, pp. 35-37。

¹³ Cockburn, *The Rise of Islamic State: ISIS and the New Sunni Revolution*, p. 105。謹按：班達親王 2014 年 4 月卸下情報總局局長一職後，已無任何政府職位。穆罕默德親王 2015 年 4 月被任命為王儲，2017 年 6 月被迫退位，內政部長職亦被解除。米塔布親王則於 2017 年 11 月全國性肅貪行動中逮捕，後繳交 10 億美元和解金而獲釋。

北庫德族獨立公投。敘北的人民保護軍更被土耳其視為恐怖組織「庫德工人黨」(Kurdistan Workers Party, PKK)的一支，以重武器強力攻擊。¹⁴再者，美國計劃撤出駐敘利亞的2千名美軍，並要阿拉伯聯軍接手。¹⁵在無美軍的保護傘下，土耳其又獲得俄國默許，敘北人民保護軍將朝不保夕，庫德族百年難得一見的獨立建國夢將化為泡影。庫德族應是此次敘內戰的最大受騙者及被背叛者。

六、伊斯蘭國最大受益者：伊斯蘭國集團前身為伊拉克蓋達，活動範圍原只限於伊拉克，後利用敘利亞內戰，跨境進入敘國，占領油田，接收美國支援武器，更利用科技網絡，傳播建國理想及激進思想，招募世界各地外國聖戰士前往伊、敘參戰，或培訓「土生土長激進暴力分子」(Home-grown Violent Extremists)，鼓動其在地發動恐攻，或建立分支，伊斯蘭國集團已取代賓拉登所創建的蓋達組織，成為全球聖戰網絡共主，也是敘內戰的最大受益者。

依據知名智庫「經濟與和平研究所」(Institute for Economics & Peace)資料，2015年及2016年，全球恐攻案件數均呈下降趨勢，伊斯蘭國集團卻成全球最致命性的恐怖組織。¹⁶2015年在法國、土耳其、突尼西亞等11國，發動953起恐攻案，造成6,141人死亡及6,208人受傷；¹⁷2016年則在比利時、德國、俄羅斯、沙烏地等15國，發動1,132起恐攻案，造成9,132人死亡及7,723人受傷，¹⁸顯見伊斯蘭國集團及其分支活動範圍更廣，受影響國家更多。

七、全球安全將面臨歸鄉聖戰士的威脅：2017年10月，伊斯蘭國集團「核心」(Core)確定解體，但已在比利時、法國、德國、埃及、俄

¹⁴ “Turkey targets Kurdish forces in Afrin: The short, medium and long story” (2018年1月22日)，2018年1月27日瀏覽，《BBC新聞網》，<http://www.bbc.com/news/world-middle-east-42704542>。

¹⁵ 「加速撤守敘利亞，美欲集結阿拉伯軍隊」，聯合晚報，2018年4月17日，第A16版。

¹⁶ “*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6*” (Sydney: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, 2016年11月)，pp. 9, 52; and “*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7*” (Sydney: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, 2017年11月)，pp. 14, 73.

¹⁷ “*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6*”，p. 52。

¹⁸ “*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7*”，p.73。

羅斯、沙烏地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等 32 國建立分支 (affiliates) 或網絡 (networks)。¹⁹ 另依據土耳其當局報告，來自 146 國近五萬四千名聖戰士進入敘利亞或伊拉克，加入伊斯蘭國集團或其他反抗軍。²⁰ 今伊斯蘭國集團核心雖已解體，首領巴格達迪下落不明，但所召募的外籍聖戰士或轉戰他鄉，或合法返回母國，更有數目不明者偷潛回國，這些意識更激進、戰技更純熟的恐怖分子，正在全球各地召募新人、教授攻擊技能，隨時準備再集結，為發動重大恐攻而秘密準備，這些歸鄉聖戰士正帶來真實且嚴峻的恐攻威脅，國際安全正面臨重大挑戰。

肆、化武攻擊使內戰更複雜化

阿薩德政府軍先後於 2017 年 4 月及 2018 年 4 月，以化武攻擊自己國民，這是一件零容忍的暴行，但相關各造各說各話，真相難明。另又有新演員加入，他們又急於想當主角，或欲修改劇本，致敘利亞內戰更加複雜化。

一、列強各彈各調

2017 年 4 月 4 日，敘利亞西北部省伊德利卜 (Idlib) 遭遇不明毒氣襲擊，造成四百餘名平民傷亡，包括 10 名孩童。敘利亞政府與反抗軍互指對方為兇手，政府軍盟友俄羅斯亦否認涉案。應英、法要求，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，建議設置調查小組以釐清責任歸屬，但爭論不休，毫無共識，美國遂於 7 日飛彈攻擊政府軍控制的霍姆斯 (Homs) 空軍基地。2018 年 4 月 7 日，敘利亞政府軍涉嫌再次以化武攻擊反抗軍占領區杜馬城 (Douma)，13 日，英、法、美聯合空襲敘境化武設施，此是敘內戰 7 年來，西方列強對敘國總統阿薩德的最大規模軍事行動。但俄國堅稱，整起事件是英國安全機關依劇本演出，美國在後指導。其後，美國更指控說，俄國已在化武攻擊現場動過手腳，企圖阻礙「禁止化學武器組織」(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) 國際調

¹⁹ “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7”，p.73。

²⁰ “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7”，p.67。

查團的現場調查，相關各造各彈各的調，敘利亞人的悲歌唱不完。

二、美國無一貫對敘政策

阿薩德政權是使用化武慣犯。敘利亞內戰爆發第二年，阿薩德即以化學戰劑攻擊反抗軍及平民，當時歐巴馬總統以使用化武為「紅線」，做為出兵敘利亞的條件。然 2013 年 8 月，阿薩德使用地對地含有沙林毒氣火箭炮攻擊首都大馬士革東郊，造成一千四百餘人死亡及 3,600 人受傷，跨越了歐巴馬總統所劃「紅線」，但在外有俄國及大陸反對，內有人民及國會議員的不支持，美國只得放棄軍事干預手段。此後，敘利亞政府更無視西方國家的警告，於 2014 年及 2015 年至少有 3 次使用氯氣化武。也難怪川普直指，2017 年的化襲是歐巴馬政府過去軟弱與優柔寡斷的直接惡果。

川普政府對敘利亞政策仍不明。如同「歐記健保」，川普不願承襲歐巴馬政策，但又提不出更好的可行替代方案。以去年敘利亞化襲案為例，化襲案發生，白宮及國務院均未發表任何評論，眼看各國強力譴責阿薩德政權，最後只得將責任推給前朝。1 年後，川普在 4 月 13 日的演講中，把中東貼上「混亂多事地區」(a troubled place)，直陳美國的心血與財力無法帶給他持久的和平與安全，該國的命運掌握當地人民的手中；因此，美國要儘快撤出駐在敘利亞的 2000 名美軍，並由阿拉伯聯軍接手。²¹ 川普自敘撤軍一事，似未考量美國在中東擔任「國際警察」的傳統角色，也未注意政府對反恐盟邦及盟軍的承諾。敘利亞既然為中東的核心，一旦撤出敘國，美在中東的影響力將日漸式微。另方面，沒有國際警察的中東，將是一個失序無主的戰略要地，外力影響或本土自發的衝突、危機恐層出不窮。

三、法國暫無法取代美國

馬克宏 (Emmanuel Macron) 2017 年 5 月就任法國總統不到一星期，即訪視駐紮於西非馬利的法軍，12 月邀請在沙烏地宣布辭職並暫住沙國的黎巴嫩總理哈里里 (Saad Hariri) 訪法，解決所引發之中東區域政

²¹ Martin S. Indyk, "A Trump doctrine for the Middle East" (2018 年 4 月 16 日), 2018 年 4 月 20 日瀏覽, 《Brookings Institution》, <https://www.brookings.edu/blog/order-from-chaos/2018/04/16/a-trump-doctrine-for-the-middle-east/>。

治僵局，今復加入以軍事制裁阿塞德使用化武的行列。馬利、黎巴嫩及敘利亞過去是法國殖民地或託管地，顯示法國在中東有一定的連結與影響力，也顯示馬克宏已逐漸把自己放在國際舞臺中央，但要說法國已取代美國在中東的地位，恐不實際。

至於英國，首相梅伊（Theresa May）眼見英國即將脫離歐盟，自應主動積極拉近與美國關係，此次加入美法行列，派機轟炸敘國境內化武設施，完全基於英國國家利益及梅伊個人政治前景考量。

四、俄國將執中東牛耳

俄國是阿薩德最堅強的盟友，也是敘利亞內戰的最大得利者。鑑於敘利亞的塔圖斯港（Tartous）是俄國在地中海的唯一軍事基地，加之俄在敘的投資超過 200 億美元及每年近五十億美元的軍售，普丁（Vladimir Putin）於敘國內戰伊始，即以各種外交手段，明確表態支持阿薩德總統。俄羅斯總統普丁更利用殲滅國際恐怖組織伊斯蘭國集團為藉口，於 2015 年 9 月 30 日，首次空襲敘利亞，俄國正式軍事介入敘內戰，派空、陸軍支援敘利亞政府軍，但攻擊目標大部分集中於溫和阿拉伯反抗軍，整個翻轉敘利亞內戰情勢，阿薩德總統已立於不敗之勢，政府軍已完全收復境內重要城市。今日只有俄羅斯能將阿薩德總統推向談判桌，²² 普丁不但是敘利亞內戰第二軌和談—阿斯塔納和談的創議者及擔保人，戰爭要打要停，他說了算，俄國已明顯增加對中東事務的影響力，如成功介入阿富汗政府與叛亂團體塔利班（Taliban）的談判。

五、以色列終於加入戰局

若要談中東，而不著墨以色列，總感覺有點失落。以色列在敘利亞內戰的 7 年中，未有任何大動作，但眼看宿敵伊朗在敘利亞的政治、經濟及社會影響力大幅提升，且認定伊朗最精銳部隊「革命衛隊聖城旅」（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's Al-Quds）已駐軍敘利亞，對以色列的

²² Daniel L. Byman, "Pushing back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: A thought experiment" (2018 年 4 月 13 日), 2018 年 4 月 20 日瀏覽, 《Brookings Institution》, <https://www.brookings.edu/blog/order-from-chaos/2018/04/13/pushing-back-russia-in-the-middle-east-a-thought-experiment/>。

國家安全造成立即嚴重威脅，先後於今年 2 月 10 日及 4 月 9 日 2 度空襲敘利亞境內的 T-4 (Tiyas) 空軍基地。

什葉派武裝團體真主黨 (Hezbollah) 在伊朗的協助下，於黎巴嫩南部建立據點及訓練軍隊，進而發射火箭攻擊以色列本土，成為以國最大安全威脅。當年以色列早已偵知真主黨動作，但未及時採取反制措施。此次採取先發制人手段，不願重蹈昔日覆轍。美國智庫學者專家預判，伊朗一定會報復，且會自敘利亞以飛彈攻擊以色列軍事目標，以、伊戰爭必不可免，只是時間問題而已。²³

伍、大陸的態度

大陸擬藉敘利亞內戰擴大對國際事物的影響力。大陸於 2016 年 4 月任命解曉岩為「中國敘利亞問題特使」，解某曾為駐伊朗及駐衣索比亞大使，受命新職後，馬不停蹄走訪中東各國及法、英、義、美諸國，也曾與阿薩德及反抗軍領袖會談。2017 年 9 月訪問俄羅斯時，曾就敘利亞問題提出 3 點期待：²⁴

- 一、維持和談進程可持續、不破裂、不失速。
- 二、鞏固政治解決方向，不動搖、不反復。
- 三、在堅持敘利亞人民自決原則下，國際社會應引導政府和反對派保持耐心，透過談判，做出最終解決。

因此，現階段大陸對於敘利亞問題，不會貿然提出自己的主張或解決方案，應會採取「模糊政策」，不選邊站，但應是較傾向與俄羅斯站在同一陣線。如此次美英法空襲敘利亞以嚴懲化武屠殺平民一案，美國先於 4 月 10 日在安理會提出「調查敘利亞涉嫌化武襲擊」決議草案，大陸投下

²³ Dror Michman and Yael Mizrahi-Arnaud, "Will Iran attack Israel over the Syrian conflict? It's only a matter of time" (2018 年 4 月 18 日), 2018 年 4 月 19 日瀏覽, 《Brookings Institution》, <https://www.brookings.edu/blog/order-from-chaos/2018/04/18/will-iran-attack-israel-over-the-syrian-conflict-its-only-a-matter-of-time/>。

²⁴ 「中國政府敘利亞問題特使解曉岩訪問俄羅斯」(2017 年 9 月 22 日), 2018 年 4 月 21 日, 《新華網》, http://big5.xinhuanet.com/gate/big5/www.xinhuanet.com/2017-09/22/c_1121704733.htm。

棄權票，俄羅斯投下反對票。4月14日，俄羅斯在安理會提出「譴責美英法空襲敘利亞」決議草案，大陸與俄羅斯投贊成票。

大陸是中東最大投資國，也是阿拉伯國家第二大貿易夥伴，在中東的經濟影響力日增。因此北京學者曾建議，大陸應以各種手段，堅定而審慎地加大在中東話語權，不應在美、俄兩巨頭間選邊站，以「超脫」姿態，逐漸亮出解決中東問題更多的選項。但在敘利亞內戰的議題上，誠如解曉岩 2016 年 11 月記者會所言，敘利亞問題複雜、各方利益糾葛超乎想像。今日大陸與敘利亞無歷史及地緣的直接連結，亦無足夠的政治影響力，亦不可能以軍事武力為後盾，直接介入敘利亞內戰，主導未來敘利亞的形塑進程。

陸、結論

內戰應該只是政府軍與反抗軍兩造的國內事務，抗爭的目的應是單純爭取執政權，透過政府治理的革新，創造有利經濟發展的環境，達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終極目標，因此內戰較傾向於政治事務。但敘利亞的內戰卻複雜多了，加入伊斯蘭教遜尼派與什葉派之爭，使戰爭本質更加殘酷，不但造成人員重大傷亡及國際難民與國內移民的人道危機，也滋養了史上武力最強大、影響區域最廣大的國際恐怖組織；內戰中的伊朗與沙烏地中東區域霸主之爭及美蘇冷戰的復燃，造成更多國家的介入及戰事的延長。戰爭終會結束，但如何結束？真能透過和談以政治解決？此將考驗世界列強領導人的智慧。

我國原油 60% 以上來自中東諸國，中東地區發生戰爭必將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及人民日常生活。此次美英法空襲敘利亞，我政府立即召開國安高層會議，表達對使用化武屠殺自己國民的政權之抗議與譴責，並願與國際社會共同提供受難敘利亞人民的人道援助，尚望我政府相關機關能務實持續提供此項人道援助，包括戰後 1,000 億美元的重建工程計畫，不但善盡國際社會分子的責任，也達到提升我國能見度的目的。